



# 使命与情网

SHIMINGYUQINGGWANG

柯兴

# 使命与情网

柯  
兴

解  
放  
军  
文  
艺  
出  
版  
社



## 使命与情网

柯 兴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七二二八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9 1/4·插页3·字数426,000

1986年9月第2版·1986年9月福州第3次印刷

印数385,001—397,900

书号10137·48 定价3.25元



柯兴

## 作者小传

柯兴，原名薛克兴，满族，辽宁大连人，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文学》编辑，现为中国评剧院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新编历史剧《剑胆琴心》、《红罗衫》，以及现代戏《乔迁之喜》、《寸草心》，中篇小说《辛弃疾南归》、《古墓里的笑声》等，《使命与情网》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 序

何镇邦

满族作家柯兴同志的长篇小说《使命与情网》初版于一九八二年。几年来，书重印了几次，全国百多家（含市级）广播电台又大都作为“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向广大听众连播过。据说，它在广大读者和听众中引起的反响是颇为强烈的。现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应广大读者的要求重版这部作品，作者和编者都希望我能乘它重版的机会为它写几句话。老实说，我对柯兴同志并不怎么了解，作品也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过两遍，贸然作序是很不合适的。但是作者与编者都囑囑殷殷，这就使我难以推辞了。我想，所谓“序”我是写不来的，但是借此机会谈谈这部作品，作为读者阅读这部小说的“导游”，这也许是有意义的。

一部题材和手法都并不新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如此强烈地吸引广大的读者和听众，我以为其中有不少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无论就创作来说，抑或从欣赏来说，《使命与情网》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诸如，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选材角度方面应如何创新、情节在长篇小说中的位置以及情节安排与人物形象创造之间有什么关系，在相当多作家注意文学观念的开拓和艺术手法的创新的时候，应该如何评价

11/14/10

一些作家对传统手法的继承、如何理解作品的可读性与群众性的关系，等等。在这里，我打算结合对《使命与情网》的评介，也捎带对上述一些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正于作者和广大读者。

《使命与情网》写的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或准备进行伟大的整风运动的背景下，苏鲁皖边联地带驻天山地区八路军一支后勤支队反扫荡的故事。题材是旧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也并不怎么开阔，但作者在写这种被人写烂了的反扫荡的故事时却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新的开掘。他没有再热心地为埋地雷、炸碉堡、挖地道的人民战争去设计壮阔的场面，而是选取了这么一个新的角度：当驻天山地区我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时，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后勤支队坚持在根据地内线与敌、伪、顽巧妙周旋，围绕着保卫我军抄收延安播发整风文件的电台展开了一场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作者把文章做在这一点上，从重点写军事斗争转到重点写政治斗争，只把军事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陪衬，这种题材上的开拓和转换对于突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用老手法写老故事的框框是有一定意义的。可贵的是，作者对于这场在我与敌、伪、顽四方之间展开的政治斗争写得一般化、简单化，也不落套。他围绕后勤支队保护电台进行反扫荡设置了三条线索：一是我军与敌、伪、顽之间的斗争，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军区敌工科张文清化名张文彬（亦即林三）利用机会打进伪军刘松德部当了刘的贴身副官，为我军后勤支队提供了大量及时准确的情报。他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不仅要应付各种危险复杂的情况，面对狡诈阴险的日本特务中野秀夫的挑战，还要面对刘松德三姨太黄姑设置的情网

的引诱，进行了相当艰苦特殊的战斗；日本老牌特务中野秀夫当然不是傻瓜蛋，他不仅象鹰犬一样监视着张文彬，而且利用我驻天山军区文工团团员刘芳芳的幼稚天真，为她设置了一个罪恶的情网，将“鲁白公馆”的特务部中堂打进我支队的心脏，骗取支队长廖休的信任，盗走大量机要情报，成为支队生存的一个重要威胁。第二条线索是：我后勤支队内部以支队政委关华和游击队长红缨子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支队长廖休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也交织着关、廖与红之间的一些爱情纠葛，于是变得更复杂起来。第三条线索是：敌、伪、顽之间既勾结又争斗的矛盾，这三方的关系靠一个政治娼妓黄姑联络着，显得颇为奇特而丑恶，而敌寇之中，司令官熊谷平四郎同政治谍报处长中野秀夫之间又有矛盾，顽军之中，九十二军军长沈一洲与他的政训处上校主任刘汉臣又争权夺利，而伪军头目刘松德与刘汉臣父子又处于一种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相当齟齬尴尬的处境中，这一切，也使得这场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更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作者设置这么三条线索来表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表现整风运动对于我军取得反扫荡斗争胜利的重大意义，大致上是把握住当时斗争的主要脉络的，也是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历史感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对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选择上有新的突破，并对读者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当然，由于作者对整风文件的接收只强调其重大意义，而且仅仅是从敌人重视这件事上来表现它的意义，而未能写出它对后勤支队反扫荡斗争在政治思想上起了什么“导航”作用，对于关、廖之间的路权斗争的描写也仅仅停留在比较表象和一般的水平上，对打进敌人心脏的



张文彬只写出其英勇坚定和神秘色彩，却未能进一步展示其英雄的胸襟，这一切都相当程度地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使这部作品有新意而还缺乏深意。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满足。

柯兴同志原来是位颇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戏曲剧本。现在，他一边搞戏曲剧本创作，一边搞长篇小说创作，这就在创作上表现出这么一种鲜明的特色：善于把戏曲的某些艺术技巧引进并揉合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使作品的情节丰富复杂，引人入胜，且往往富于传奇色彩。我们在《使命与情网》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特色。这部作品，由于上面所说的设置了三条线索我驻天山军区后勤支队与敌、伪、顽三方在扫荡与反扫荡中的尖锐复杂斗争；加之作者又善于安排情节，使作品的情节往往是跌宕起伏，奇峰突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无论是开篇时的黄姑对张文彬的试探和挑逗，并误以为他是熊谷派来监视中野和她的另一间谍，还是郭中堂打进支队后，另一个女特务化装为他的“前妻”闯进支队隐蔽地大闹其“责夫斥妾”的闹剧，以及廖休妄图借用九十二军来“保护”后勤支队置支队于险境的举措，还有后来情节发展到高潮时，支队转移到草桥一带隐蔽，关华由于廖休叛变投敌而被捕被囚，红缨子伪装打进明光寺营救关华不避而打死刘汉臣并严正惩处叛徒廖休，九女山麓张文彬为救关华于刑场而壮烈献身，直至终卷时红缨子保护电台坚持在天台凿胜利完成抄收整风文件的任务，然后又象天兵似地突围，出奇制胜地打进草桥镇，捣毁刘松德、中野秀夫的老巢等等，都是相当奇特缜密且又引人入胜的。此外，有些情节还有一种出人意外、又在意中的妙处。情节的曲折复杂、引人入胜可能是《使命与情网》吸引读者和听众的重要因素，也是它可读性强的主要原

因。丰富的情节曾被视为长篇小说的要素之一。现在，有的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影视事业的发展向小说创作提出了挑战，迫使小说创作从原来重视情节和细节描写转向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因而出现了一种淡化情节的创作倾向。这种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当然有它的根据，也应该允许一些作家在这方面进行新的艺术探索。但是，如果认为情节淡化是一条带普遍性的规律，而要求所有的小说作家在写短、中、长篇时一律要淡化情节，而只是一味去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活，那可能又要导致另一个片面。尤其是那种把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艺术手法注重情节的作品斥为低级审美层次的说法，更是片面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在小说创作中引进一些新的手法，诸如意识流、总体象征、变形怪诞等等，但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和运用，例如丰富曲折的情节安排、精细逼真的细节描写、饶有兴味的自然景色和风俗描写以及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等等。相互竞争，而不相互排斥，让传统手法与创新的手法和谐地相处以至于相互交融，岂不是更好些？在这里，我的话题可能扯远了，但我以为，注意继承和运用我国古典小说以及古典戏曲的传统艺术手法，在情节的丰富曲折上下功夫，以便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乃是《使命与情网》的重要特色，也正是它的可资之处。当然，由于过分追求情节的奇和巧，也有一些编得不大圆，因而显得不够真实的地方。例如，红缨子带领二十名游击队员化装为帮忙的民工潜入明光寺，干得那么顺利，刘汉臣之流竟然全不察觉，这里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此外，也还有一些疏漏之处，就不一一指出了。

高尔基有句名言：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一语道破

了情节安排与人物性格刻画的关系。我以为这仍然是一条艺术规律。以《使命与情网》所写的众多的人物来看，红缨子、关华、刘芳芳等人物都写得不错，个性比较鲜明，读后给人留下比较鲜活而深刻的印象，他们大都是同小说情节的开展连结在一起的，他们性格中的闪光之处，也大都是在情节发展的某些高潮中闪现出来的。廖休这个人物，有一定的认识意义，但是由于带有比较强的理念色彩，他的性格同情节开展联系不紧，大都是作者用比较概念的语言规定给他的，因而个性就不够鲜明，形象也就不那么鲜活，也就缺乏更高的审美意义；张文彬本来可以写得更出色些，但由于作者未能抓住一些情节发展的关键处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较深入的开掘，也就使得这个人物缺乏更多的艺术光彩。而敌、伪、顽三方面的一些头目，除中野秀夫、黄姑的形象颇见新意外，其他还多显落套。这大概同作者思想上放不开，艺术上追求不够有关。

《使命与情网》是柯兴同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差强人意了。据说，他一发而不可收，这一两年又连续写了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古墓里的笑声》和《风流才女》，反响也不错，且又都是循着继承传统、揉合戏曲艺术的路子走下去。这两部新作我还未读到，不能妄加评论。但以《使命与情网》这部作品来看，我们既要肯定柯兴同志走继承传统、揉合戏曲艺术这一条路子，但也希望他能进一步开拓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注意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注意继承传统和吸取新鲜艺术手法的结合，那样，可能会闯出一条更宽的创作路子，也可能取得更可观的创作成果。

1985年9月28日草于  
北京东直门外左家庄

#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宋·辛弃疾

## 第一章

秋天。

夕阳西下。一座古城。

在苏鲁皖边联地带，日本的太阳旗，在古城的城堡上，在微风中，哧哧地飘着。桔红色的晚霞，映照在那面白色旗子中间的大圆球，显得殷红殷红的。一个平端三八步枪的日本兵，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傲然神情，在碉堡周围狭窄的甬道上巡回着。脚下的大黄皮鞋，发出有节奏的咔嚓咔嚓的声响。

城堡下面的城门口，有两个伪军在站岗。旁边，有四个伪警察——两男两女，穿着青制服，他们对来往行人严加盘问，一律全面搜身，稍有怀疑，就当场抓起来。

在这几个伪军和警察的身后，站着两个穿米色军装的日本兵，胳膊上缠着块红布袖章，监视他们盘查。只要有哪个警察敢打马虎眼，这两个日本兵上去就打。

太阳落山了。

公路上，从挂天山刮来的中秋的风，吹得昏黄的路灯不住地眨着疲惫的眼睛。街里，酒幌子下面稀疏的各色布条，药铺门口小锅盖般大小的假膏药，飘来摆去。胡同口，一家写着“大学眼药”的墙根儿，有几个流浪儿在垃圾堆上猫腰扒拉着，争抢着。几家还没有关门板的杂货店，伙计们手里拿着袜子，胳膊上搭着毛巾，不停嘴地在兜揽生意，脸上老是堆着卑

谦的笑容。但是，行人却匆匆而过，头也不扭看一下。

只有身穿花色和服、脚拖木屐的日本女人，只有穿着青色纺绸、衣襟下藏掖手枪的汉奸，以及那些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阔少姨太太，偶尔侧过脸来，漫不经心地溜一眼，却又悠悠闲闲地、逛逛荡荡地走过去。向路那边正在播放《支那之夜》歌曲的咖啡馆走去。

穿过这条比较热闹的街往北，原来的银行大楼，改成了日本宪兵队。紧挨着宪兵队，是座新盖的三进大院，红瓦屋顶，灰砖高墙，铁叶包着两扇大门，大门上方高高耸起两出水的门楼，门两侧，竖着一对从城中央关帝庙搬来的石狮子。这就是伪军城防司令刘松德的家。

刘松德，脸色象黑铁皮，外号“黑小子”。眼下，他躺在床上，仰面朝天，脑袋枕着两只手心，左脚搭在翘起的右膝上；两条眉毛，象使久了的两把破牙刷，哆哆嗦嗦地横放在他那双朦朦胧胧的眼睛上。他正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在愣神儿。

床边烟盘上放着一盏黄色烟灯。长得白白嫩嫩的三姨太太黄姑，懒洋洋地仰在床边的藤椅上，伸着纤细的手指，在跳跃的烟灯上烧烟膏。烟膏在淡蓝色的火舌上烧得开了花。她慢慢地把烟膏揉捻成烟泡，又熟练地把它安插在烟枪的烟斗上，用银签子扎个孔，吹吹气，看看刘松德闭上了眼睛，用手——确切些说，是用她细小的手指——碰碰肩膀头儿瘦削的刘松德：

“喂，给。”

刘松德咕噜一下侧棱过身子，把嘴巴微微咧开了一条缝，噙住了三姨太太黄姑递过来的烟枪，磁磁啦啦地抽得直响。他那蒜头似的鼻子，在紫色的大嘴唇的带动下，呼扇呼扇地一张一合。

二十五岁的三姨太，侧棱过脸，背对着床上的司令，用她那双多情的媚眼，深深地瞥了一下坐在乌木太师椅子上的副官张文彬。

多么深情的一瞥啊！可惜，白白地浪费了。

穿着一身笔挺的呢子军装的青年副官，在三姨太的眼里，显得那么英武，那么洒脱。他斜扭着头，正注视着身旁靠近太师椅而立的两个宽大的条屏，上面写着：“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三姨太那双饱含着云愁雨恨的眼睛，垂下来，低着头，用她细嫩的小手，继续为她的司令丈夫，炮制第二个烟泡。她用银签子在盒里慢悠悠地挑着烟膏，不时用挑逗人的大眼睛，朝乌木椅子上的青年副官翻一下。她心里明白：年轻漂亮的副官，大约慑于司令的权势，才总躲着她的吧？

张文彬显得很悠闲，专注在条屏上的目光没有移开，也没有看三姨太一眼，但是他感觉到了背后有道眼神儿时不时地飘过来。

“张副官，”刘松德从鼻孔里冒出两股白烟，心情沉重地说，“拉网合围大扫荡就要开始了，皇军会不会把我们调去打草桥镇呢？”

“打草桥？”张文彬说，“司令，草桥是您的老家，能打回老家，当然好。可是，那里眼下是八路的老窝，我们就是拿下草桥，也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呀！”长脸型的年轻副官，眼睛朝刘司令溜了一下，满脸是神秘的表情。“司令，您还记得：我们原来是五六千人的队伍，可这两年，只剩下了六七百人，我们也得学得乖巧一点才是呀！”

看着黄姑走到外间客厅，张文彬这才站起身凑近刘松德，

压低声儿说：

“司令，皇军这次对拄天山地区大扫荡，眼下还很难说会委派给我们什么使命。不过，如今的世道，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我们对皇军也不能不多留个心眼儿呀！司令，我们在投靠皇军以前，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可是，投靠了皇军，他们今天扫荡叫我们打八路，明天扫荡还叫我们打八路，结果怎么样？我们这点老本儿，差一点让八路给吃光了！”

刘松德一个鱼打挺，坐起来。

“副官，你说得对！前几天，皇军熊谷司令官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这次扫荡，要消灭拄天山的八路主力。熊谷这次是下了大决心，调集了两万人马，非吃掉八路不可了！可就是，他娘的，别让八路找到我的头上，一口吞掉我的‘花腰子’！”<sup>①</sup>

“放心吧，司令，”张文彬朝忧心忡忡的司令溜一眼说，“八路军现在倒找不到我们头上。只是，不管对谁，我们都不能把心眼儿放得过于实在了，司令。”

下午，刘松德的心情更坏了。一会儿打电话要各大队清点人数，检查枪械弹药，一会儿骂一阵子八路，埋怨一阵子日本人。坐在乌木太师椅子上的副官张文彬，嘴角里隐藏着嘲弄的笑容，看着焦躁不安的司令。

三姨太黄姑，坐在小茶几旁，心不在焉地摆弄着纸牌。除了用她勾人魂魄的媚眼，偶尔朝年轻的副官溜几眼而外，日本人的扫荡、烧杀，丈夫的生死、焦虑，等等，似乎全不在她的心上。她很象一个感情过剩而又无处发泄的女人，只是慑于身

---

<sup>①</sup> 花腰子：土匪黑话，意为军队。



旁丈夫的威严，才不得不收敛就是了。

刘松德又抽了几个烟泡，情绪镇定了不少。这工夫，一个机要兵走进来，张文彬赶忙接过他手里的电文，扫了一眼，递给了刘松德。那上面写的是：

特派陪关城“鲁白公馆”政治谍报处长中野秀夫  
顾问，前去你部指导。

司令官熊谷平四郎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刘松德心下琢磨：他娘的！日本人太不够朋友了，干么不信任我？不是派顾问，就是派参谋的？哼！……他的一句话还没想完整，通信兵来报告：中野顾问来了！

“在哪？”刘松德一惊愣，心里直扑腾，“陪关离这百十来里地，他怎么……”

张文彬也不免惊异：人和电报一块到？！

通信兵报告说：顾问的侦缉队长何兰亭已经到了，据他说，顾问即刻就到。

“司令，”副官张文彬说，“日本人办事向来神速，我们马上去准备欢迎吧！”

虽然，刘松德对日本人老是派人看着他，心里很是不满，但是一旦日本人到了眼前，他还是有些慌神儿。黑小子一边叫他得心应手、精明能干的副官去集合队伍，列队欢迎，一边让三姨太太给他拿军装，紧张慌急地往身上套。

中野秀夫，曾经在中国留过学，还念过几年之乎者也。他熟悉中国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三